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

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一作而去之）故為遯也（易傳）

遯亨小利貞

伊川先生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為

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浸長進而之否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下此其所以為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為之至孟子

為齊卿其道皆止於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易說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

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一作退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一作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

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浸而長進而為否理之必至也止

而不知去則患之所由生也遯而遠之斯亨矣故曰遯而亨也遯之時剛當位而應未至乎上下不交也故小利貞與時行也與屯之九五小貞吉之義同易說兼山郭氏曰遯非有亨之理其所亨者遯也按卦乾德廣運於外艮知行止之宜於内所以能遯而亨也易以陽稱大陰稱小六二柔順中正知動静不失其時是以言小利貞又言浸長也遯非可大之時然其義則大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遯也莊子曰聖人

鶉居而鷇食亦遯也充是二者得聖人之道多矣顧

不大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常人之亨以得位失位言聖人之亨進退皆以道言道之不必位亨雖遯亦亨也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五之應二也與時行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為遯之義雖聖人亦不能自必也小利貞浸而長者陰浸而長不可大事之時也不可大事而彖言大矣哉者蓋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遯不然逃難

而已非聖人所謂遯也此遯之時義所以為大也雖
堯舜授受亦不過於遯而已矣聖人懼人之不知天
德之大徒以逃難避仇遠迹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
之為義小矣故特曰遯之時義大矣哉也遯之小利
貞瞬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
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者有大義存焉小事吉者有
大用存焉易說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伊川先生曰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上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整肅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為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為言敬小人而遠之之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有山健而止也其藏疾也无所拒

然亦終莫之陵也此君子遠小人之不惡而嚴之象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下有山内外之分也不惡而嚴全身潔己之道也豈若小人悻悻然見於面目而後去之耶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之為象取二陰浸長而消陽君子見幾而作故卦謂之遯天下有山蓋備二體之象非示名卦之意易如此類者亦多矣君子當遯之時畏小

人之害道志在遠之而已雖山林江海為遠害之地然亦有以道遠之者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遠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則惡也不惡則不疾矣孔子曰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嚴之謂也自古山林江海遯世之士多矣獨遯以道者孔孟而已若夫君臣授受亦有遯之道者蓋臣道上行君不得不為之遯也知其道而遯者堯舜

也不知其道而固有者桀紂也然非舜禹湯武而遯則纂矣易說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伊川先生曰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道也往既有危不

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違難在乎先幾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進矣而隨其後遯之尾也居遯之時不能遠之隨其後故厲然柔方變剛隨而往則浸而為否矣能无災乎故勿用有攸往而象曰不往何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貴早辯而君子欲知幾故自履霜堅冰之後早辯之道言於初者多矣而遯之初六獨止而不知去不能早辯者也故曰遯尾厲遯尾者遯之後時也為遯之尾是為難之首也其危宜矣勿用有攸往者言處遯尾之道雖危而災猶可避也蓋往之義在我能止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故止而不退則為厲止而不往則无災矣易說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

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説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一作其堅如執之以牛革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黄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

之位戡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黄中色牛順物執之用黄牛之革中順之志也居陰進之時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執用黄牛之革則所執固矣外物莫能勝也故說若夫萬變陳於前則交喪於中尚能說乎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說解也六二柔静中正有應於五志在君親之人也其執之堅其持之固庶幾遯世

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者也然乾剛也此柔也故有黄牛之革中順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可謂得君之臣矣而猶執用黄牛固志何哉方遯之時小利貞不可大事勿用有攸往雖應於君而遯之志不可不固也是以孔子於定哀孟子於齊梁非无應也而其道不可少貶以從時好者所謂固志也六二為下體艮卦之主知時止而止故稱執焉柔順牛之象也中正

黄之象也不能執用黄牛則見利忘義終不可大有為於天下而自喪其德多矣勝說或如字或作脫易以說為脫者有矣此義實近之而其言似膚淺故先儒有不從者也易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伊川先生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

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_{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爲内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无疾宜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陽止乎上艮體也柔進而承之止而不能遠係遯也能无疾憊乎遯之時小利貞而已剛雖當位不可大事也故畜臣妾吉大貞之則難將作矣尚何吉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剥之六五以宮人寵言君位也遯之九三畜臣妾吉言臣位也位雖不同其義則近之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以艮止故六二止於下以固志九三過於止而係於遯也係於遯而不知變是以疾困而危其江海避世之徒歟畜臣妾吉者是道也施之於家則可施之於天下則不可若是者君子謂之隘其可大事乎易說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

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念怨成仇則私溺為累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健而止乎外而初以柔應之其遯非不得已也故曰好遯君子吉然居遯之時有應於下小人則相與而變剛矣尚何遯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處乾巽之閒剛雖不中能遯以違之亦和而不流者也故有君子小人之辭焉内以其應柔外以其用健是以謂之好也中庸曰邦无道至死不變此其庶幾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自九四而上其遯皆美蓋乾德剛健

中正何適而非美乎九四好遯所謂遯世无悶者也潛龍之義也君子安之故吉小人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一不得志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又豈能好遯而安之哉故曰小人否也易說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

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无遯字）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

獲貞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也故為嘉遯然遯之時不可以有為也故其貞吉正其志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雖革運之有終其嘉遯之志則一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其有見於此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授舜舜授禹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其為嘉遯之志則一也故孔子謂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其是之謂乎雍曰九五剛健中正道全德備舉遯之世莫美於斯故曰嘉遯貞吉以正志者道至於此與時為對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者而已矣此其所以為嘉也上非堯舜下非孔子皆不足以與此易說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

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而无應於内與九三係遯有疾憊異也則其遯也不疑其所行矣故曰肥遯无不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肥者道之充實也道之充實放諸四海

而準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者何所往而不利乎以是道而處遯世故无所係好其於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矣夫何疑之有當遯之極所謂知變之大人也遯之時義觀九五上九可見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三十四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隂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乾下震上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

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易傳

大壯利貞

伊川先生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泰之辭言小往大來而彖則言天地上下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以極大小之類大壯之象四陽過中名卦之義實取於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

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无以異也故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易說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

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_{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大者之壯也壯而弗正則為暴而已故利貞_{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天地萬物大者之壯俱為大壯徒用壯而已非大壯也德之大者无踰於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强梁以動者雖无

不壯其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梏亡天德於是失之矣雖壯而非大也故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於斯可見况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无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唯孟氏深明大小之義諸子未之或知也故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

讀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易說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易傳

横渠先生曰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之用見之○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强壯健之德乃勝己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食非强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

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
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
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
聖意思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
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
何為不為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已蓋君子欲身
行之為事業以教天下令夫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
但耻以為屈而不為耳不顧義理之若何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壯壯於禮而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尚能壯乎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雷行為无妄雷在天上為大壯无妄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茂對時育萬物大壯先天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為言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己而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勝己之私則无

適而非天矣是為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己至於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秪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己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為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後曰脩道之謂教蓋性與道成己也而教所以成物也易說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先生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

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壯于趾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_{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在下壯于趾者也在下未足以有行故征凶上无應焉雖剛實而有孚其孚不遠矣故曰其孚窮也_{易說}

白雲郭氏曰壯于趾者用壯之始也始而用壯必終於凶矣有孚者信其必以凶窮也凡爻辭獨言壯者謂小人之壯皆非大者壯也易說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

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九二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有壯字一而乾體乎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大壯之時而剛得中故為吉蓋大者之正惟有九二盡之故曰貞吉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利貞然得其貞者九二也九二之貞謂固守大壯之道也天之德以剛中為正九二以剛居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居卦之下位為不

足未能究天德之用故特曰貞吉而已蓋非禮弗履之士也易說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

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

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陽正也然乗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為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易說

龜山楊氏曰至剛而不中非大者正也小人則用壯

而已在君子則罔也焉有仁人在位罔人而可爲乎故雖正亦厲剛雖不中未足以極其壯故羝羊觸藩羸其角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己之私不失天命之性是以勿用壯於外也以用壯爲正則危矣羊狠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其厲如此凡以小人不知壯有天道之大故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

為用也先儒為羅罔之罔失之矣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它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

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乗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

四能不為陰累守已以正則吉而无秉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吉凶悔吝之所生也唯貞吉乃悔亡陰在前不足以禦其壯也故藩決不羸有剛動之才故壯于大輿之輹輹車之軸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至四而愈壯而曰貞吉悔亡何哉蓋四居上體之下能捨衆剛而與上有承柔載上之志是以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然九四

之壯雖非大壯特用得其宜耳輿輹當用壯之物也又況大輿之輹乎壯于大輿之輹是為得其宜也得其宜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君子之所以能任重者以此伊川曰輹與輻同虞翻為腹非也易說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雖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

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一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强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易傳並○喪羊于易羊羣行

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楊遵道録

横渠先生曰羊外柔而内狠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内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而下乘四剛其用壯也物孰禦之可謂无難矣而不用所謂喪羊于易也莊子曰

於羊弃意喪羊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羊之用壯无異於小人不務勝己於內而欲觸物於外一往若此其害深矣是以非禮弗履之人務在克己而喪其羊也克己喪羊亦人之難能而六五初无甚難則其无悔宜矣位不當者才不足而位有餘不能究天德之大以成堯舜三王之治徒喪羊无悔僅能成已而已易說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

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有其字柔弱之分矣是

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過咎不長乃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動之極以柔用壯雖无羸角之厲而

進退不能何所利哉不能遂者進不足以勝人也不能退者退不足以自勝也此豈不能慎於度德量力之事者歟故曰不詳也聖人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以不矜不伐為己任又安有用壯之癘乎是以艱則吉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四

大易粹言卷三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義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

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易傳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先生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

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大明故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雍曰彖言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

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為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為晉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為取尊以康侯為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是其亨利貞可知易說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先生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

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閒三接見於天子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進而上行臣進之盛者故有康侯之象焉侯有君道者也順而麗乎大明故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馬地類坤象也明出地上晝日之象也

閒國之富以馬錫馬蕃庶其厚之也晝日三接其親

之也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其三接之謂歟晋康侯白

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為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易說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先生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易傳

龜山楊氏曰自昭明德所謂明明德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為君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為臣道自昭明德何哉

蓋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於天下為君為臣亦豈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咸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象言自昭明德不為過矣易說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

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貞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寬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初量而後入无心於進退者也雖進退无常獨行正而已故正吉在下未受命者也故罔孚裕无咎孟子曰我无官守也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之初為進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不以進退為慮唯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為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

加於上下未足信於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守為正不以進退為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易說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

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以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禄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晉之時也明明在上而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乎衆陰之間而獨无應焉是明不見知也小人相與比周而君子不見察則亂將作矣能无憂乎哉故曰晉如愁如然居中履正素其位而行則明雖不見知鬼神之至幽者其福之矣故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以景福此之謂也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臣之道莫美於斯而曰晉如愁如者蓋小人以進為喜而君子以進為懼故名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傴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于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晉如愁如而受茲介福也宜矣此爻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福于王者母字无

別義亦衍字也（易說）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

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

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上歷九四不為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忐

應在上晉為衆允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在坤體之上以陰承陽順之至也

順而麗乎大明雖不當位衆允之也故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於人至三則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於是乎衆允之也雖非

中正疑於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上行有嚮明之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不為疑而允之也故曰志上行也易說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

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矣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鼫鼠為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為相反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而麗乎險鼫鼠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以明為德而火以暴為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棄之象晉之九四與離同

位雖順德在下不至於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祿之失也鼫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无危乎位不當者旣未進六五之明又過三陰之順以剛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豈若初二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為貴易說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得一作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

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當位悔也以柔居之能不有其位者也故悔亡悔亡則失得勿恤矣六五尊位也柔進而上行猶患失之之時也茍不以直道自居而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其能失得勿恤乎行斯以往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无它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中何悔不亡又唯自昭明德而一已之失得勿恤于外蓋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何往不吉何行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一已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頼之者矣孟子告滕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矣失得勿恤之意强為善也謂之强為善亦自昭明德之義易說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晉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一作惟字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

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程傳易

橫渠先生曰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内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明出地上非日中之時也則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晉

非止於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於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象言道未光也固以伐邑為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康侯其未優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五

大易粹言卷三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 坤上

伊川先生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

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易傳

明夷利艱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德惟明為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

傷也故為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愼用晦而
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易說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先生曰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内卦離
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内有文
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
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

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内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内切近其難故云内難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

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總一卦言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明夷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易卦彖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盡晉之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為言然明夷之彖自分

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内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于先王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為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獨為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伊川先生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寛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任察而不之大治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涖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而為明若察察而用明則蔽之者至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明夷之為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然

日所以照臨下土故君子涖衆者其象似之易說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

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

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與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蜂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君子遯藏而

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遮於上為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速行不遑暇食静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蒙難也其翔而後集甲以自牧而已不矯激而為高也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其去而違之則宜速矣故君子于行三日

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然直道而事人則焉往而不三黜故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於進者以明傷之時其義不可果於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鳥焉欲進則飛之疾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義不可進而不

進是為初九無咎之道也此戒於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有不得禄食之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取困辱也苟不知義之不可進不知勢之不得進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於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無其咎於前不欲主人有言於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辨之於物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

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並易傳

一作其

横渠先生曰與三同體三為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雖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為已用故欲拯闇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至明之才當傷明之時惟其自處有道故雖傷也止于左股不至乎甚矣馬健順之物用拯馬壯蓋其自處之道言其中正而體順不違乎則是以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所以為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初

則以進為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於明亦不可一於晦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易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

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至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程子易傳

横渠先生曰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

首 易說

龜山楊氏曰南狩文王作興之象也而二老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所謂得其大首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闇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闇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敵應為至明克至闇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

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可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

伊川謂九三爲湯武則處于左股者其文王乎易說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一有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

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信之於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與上六同為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順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地尊右故也入于左腹不用其明也與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同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于出門庭則與慎密而不出者異矣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微子之明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云四為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順於君者也雍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於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於天下也大學之

道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不得啓其邪心又烏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

於天下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辨如此是以爭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 易說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先生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

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一无以字）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

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之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承上六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者明之不可息以正而已故書曰囚奴正士

以其蒙難而不失正也凡卦皆以五為君位而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髙而无民天下不以為君也其存者名號而已故以上六當之而父師其次也故以六五當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其時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正道處己而以道之權濟時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用晦而

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為利貞也五為尊位以
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
故君子處晦與人君處晦皆同易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
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一作夷明之主又為明
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
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

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明夷至于不明晦則極矣初登于天用其明也後入于地則其明夷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則也明夷至于極而不知變則失則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夷之極一於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易說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三十六